

啊！老三届

黄锦章 著

花城出版社



399

2267

4759

呵！老三届

黄锦章 著

校外

黄锦章

花城出版社

自序

早就想把以往写下的东西结集成书作个纪念，总是因什么原因未能实现。在朋友们的极力促成下，今年终于“横下一条心”，整理了一些在报章、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加以粗略的分类，凑合成了本书。

本书是集散文、回忆录、旅游考察、工作体会等拼成的一盘大杂烩。

初稿汇编成后，关于取名、分类，令人苦思冥想，对着成堆的稿子真有点“云深不知处”的感觉。后来，经中国基础教育研究会成员、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、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郭思乐先生指点迷津，谓之书名“只在此山中”，乃遵郭教授之“钦定”，以《啊！老三届》篇名为书名。郭教授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给本书作序，实在令笔者感激不尽。

“老三届”，是中国历史上含有特殊意义的称呼。“老三届”，通常是指文革开始时，仍在学校读书的中学生，即1966年至1968年这三届在校的高、初中生，从初

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，跨度之大，涉及面之广，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。

若不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受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正规教育的“老三届”同学们，几乎都能顺理成章地步入大学校园，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。然而，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使轰动一时的“毛主席的红卫兵”们，一夜之间被“发配”到农村、边疆，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闯将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对象，提前流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。在十年浩劫中历尽了人间的艰苦，品尝到了人生的辛酸滋味。“大串连时渡过江，文攻武卫扛过‘枪’、忆苦思甜吃过糠、接受教育下过乡”是“老三届”的经历缩影。“老三届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与众不同的一代。正是特殊的经历，造就了特殊的“老三届”一代。可以说“老三届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传奇性、生活经历最曲折的一代，是新中国改革开放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一代。在“老三届”的身上，既可以看到中国经历过的多灾多难，也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希望。笔者当年是 66 届东山中学高中毕业生，由于文革已开始，虽然高中毕业，但上大学已成泡影，怀着一颗单纯、火热的心，投身到社会生活之中，当过红卫兵、下乡插队当过农民，又“幸运”地成为“工农兵学员”。与所有“老三届”一样，长身体时三年大灾营养稀少，该读大学时取消高考，接受教育下乡去了，该结婚时又提倡晚婚了，可以生儿育女时，又说要“晚、

稀、少”“一个最好”，工作出色该展示才华时，又嫌年龄偏老！真是多灾多难、生不逢时！不少“老三届”更曲折的是经历下乡、下海后又面临下岗，个中的艰辛，只有同龄人才体会得到。

几年前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《历经磨难趋于成熟的“老三届”》一文中指出：

“老三届”学生深受十年动乱之苦，在韧性奋斗中，逐渐认识到这种危害，除了“文革”初期到那短暂的一瞬和极少一部分成为“工农兵学员”的幸运者（其中多数本来就应该上大学）之外，在“文革”中后期，“老三届”基本上苦斗于社会的最基层，喘息于那些最艰苦的地方或岗位，并经受了锻炼。“老三届”经过实践锤炼，各方面均趋于成熟，他们精力旺盛，正直、勤奋。大多是所在单位的工作骨干。

“老三届”在“文革”前受过十年左右的正规教育和良好道德风尚的熏陶，“文革”中又经历了激烈的政治动荡和艰苦的生活磨炼，他们全面体验生活，深入了解社会，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路线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，体会尤为深刻，他们在政治上日益坚定和成熟。长期基层工作的实践和逆境中的奋斗，使“老三届”具有较强的自立、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，相比之下，他们也具有应付复杂情况的能力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四化建设中大显身手。

提起“老三届”，令同龄人激动，感慨，令很多人热泪盈眶。不少陌生人，当知道对方是“老三届”时，常有相见恨晚的感觉，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。因为我们曾经同呼吸、共命运！

《啊！老三届》的出版，得到“老三届”各届朋友及非“老三届”热心人士的热诚支持和资助，谨致以衷心的感谢！并将此书献给“老三届”及关心“老三届”的朋友们。遗憾的是，本集中有关“老三届”文章收入并不多，顺此也对所有的“老三届”朋友们致歉！

笔者希望来年与“老三届”朋友们重新编一书，集“老三届”经历、婚姻、家庭、事业等各方面之大成，让各届的朋友们尽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拿起笔，交流自己的看法、体会，达到以文会友的目的。

我们尽管多灾多难，但，我们的心永远年轻！

1998年冬

发白素质，止于自然

——为《啊！老三届》序

郭思乐

黄锦章先生的大作《啊！老三届》问世了。本书是作者工作之余的随笔集。我和作者相识多年，很早以前，认定他会出一本文集，如今果然，可见他的才华气度，早已写在他的谈吐行止和业绩之中。承作者嘱托拟定书名，拟为《啊！老三届》，除了因为书中收入了该名的一篇文章之外，更重要的，是由于“老三届”，那些曾经受过完整的“老高中”教育，而且又历经磨难的一代人是值得欣赏的。在那样的特定的环境里，不管有意无意，不管造成这一切的人们是否始料，它终归成就了这一代人的学识根底、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极强的适应性。那十年以后，“老三届”，大多数上了大学，或者到了新的工作岗位，身处开放改革盛世，大都成为栋梁之才。之所以有此，也许受惠于那种不得已而偶然受到的“挫折教育”，尽管它问题多多，含义也同今天所说的素质教育不

一样,然而它大有可回味之处。黄锦章先生其人和他的这本集子,应可印证这一点。

首先,本书表现出作者博闻多识。全书凡 80 篇,涉猎了文化、科学、经济、民俗、中外古今,不一而足。一桥一景,一事一人,就可以生发出许许多多故事典籍的联系来。一篇《狮子》,旁征了《红楼梦》的对白,豪门的习俗,石匠的劳作和芦沟桥之变;《千佛塔记事》博引千佛塔的历史变迁,说得头头是道;作者知道“讲客家话的德国人”和“巴黎中心的客家人”,而且亲以访问,把过程叙述得那么生动有趣。文中显现出作者的对实际事物的敏锐、文化修养和知识功底。由此想起 1989 年我在前苏联作学术访问时,有一天收到锦章来信,居然是用俄文写的,地道的句型,苏联同行读后也连说“马拉节茨”(行啊)。要知道,这时他已阔别在东山上读俄语的日子二十余年了。回到本书,其中所列作品,文辞美好,见解独特,而又合于大道,凝炼着学养。一个人的学养是素质的一部分。我们时常看到缺少这方面素质的人,无论做什么都捉襟见肘。“说相声则媚俗,演‘红楼’而无‘梦’”。也就是说,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支配着人的各种活动。而作者能写出如此内容丰富深刻的集子,是他的素质使然。

其次,本书表现了作者勤于思考。他对生活体察入微。所以能信手拈来,又着笔成趣,墨淡痕清,读之难

忘。《梅江桥抒怀》《啊！老三届》《诱惑》等等篇章，都是从人们熟悉的事物出发，演绎出耐人寻味的道理，给人启发。思考是人的一种最有意义的活动之一，是人类自身的一种生产。思考前的一堆杂乱的事物，思考后变成清晰的结论，这就是产品。在思考中，人获得自我实现，获得精神享受。本书作者领略了这种精神享受，把写作视为工作之余生活的重要部分，从而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质量。这在某种重物质而轻精神的时尚中，是十分可贵和值得提倡的。我很高兴地看到作者的生活因而充实，因而快活。这里用得上美国高级评论员艾伦文章《我们快活吗》中指出的：“试图用物质的东西去满足实质上是社会的、心理的和精神上的需要，自然是徒劳的”，和亚里士多德说的“人的最高享受，是在理念深处得到的”。作者的精神享受的意识和能力，从何而来呢？自然还是青少年时期形成的。在人的创新式的学习中，除了获得智慧之外，更重要的是看到了精神创造这一无形之物的灿烂美好，并成为生活的需要，这就是答案。

本书的再一个特点，是反映了作者浓厚的人情味。大凡一个地方，一个时期，总有一些人才气纵横，说话特别幽默，以至人们把另一些幽默的发源都归总到他的身上。锦章平日办事，游刃有余，能力过剩，大有幽默的余力，几乎取得了“归总”的资格。于是他拥有许多属于他的或不属于他而归到他身上的本地幽默，大概可以另出

专集。我原以为在这本《啊！老三届》中，也多是讽世之作，细读之后，才知道其中固然有不少幽默，但诙谐而非尖刻，更多看到的是贯穿全文的对人的关心，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厚道。例如，《叔叔在台湾》《舅舅在南洋》《阿丙走了》《电视》《喜姑》等等文章，文情并茂，挚意拳拳，十分感人。记得和锦章一起行走，每见到熟人，不论是三轮车工人，还是旧时认识的农户，他都要下车交谈良久。我当时就颇觉得他可以是“苟富贵，毋相忘”的人。虽然他或者还未富贵起来，但“与有肝胆人共事”总是十分愉快的，难怪他有那么多的朋友，包括我。七十年代，和他下乡到梅县罗田村，因那里的共事，我写有一首《罗田·赠锦章》短歌云：

他年烹酒话罗田，定有心潮阵阵生。

夜雨长谈岭子背，春风会议小灯前。

年华梦寐英雄气，稻麦香飘热血篇。

何事忽闲无处去，长沙墟处草芊芊。

数年后我跟锦章去探望了老乡们，很感于他对“三同户”的热情，我又有一诗，只记得前面四句了：

水碧沙明两岸青，隔年今复访梅南。

故人手握暖如灸，长甸禾肥绿胜蓝。

关心他人，这是文集中反映出来的好品格。今天，处在需要合作和关心的社会中，我们应可从这本集子中获得很多教益。

在上文中,我多次提到了“素质”,是因为想从“老三届”获得某种素质教育的启示。事实上,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思考如何发展人的素质。我们正处在知识经济迎面而来的时代。全球性的知识经济浪潮,要求教育工作者思考未来教育怎么办。也许,我们有的学校由于某种传统,流俗,正在实行着就范式的教育,而忽视了创新人格的培养,实行着一种保育式的教育,而忽视了需要对人进行“挫折和磨难直至成功”的教育。我们固然可以进行这类教育改革实验,同时是否也可以从“那十年”无意中的“实验”结果去获得什么呢?当然,这决不是说要回到那样的年月去,但我们同样还是可以吸收其中有用的东西。当我们看到老鹰培育小鹰,不断地把它从树上抛下来,让它学会生存,就会想到,有时我们想的,还不如老鹰。于是我们想到了在那十年中断了高中学业而不得不受到磨炼的“老三届”,并乐意看到一位“老三届”写的这本《啊!老三届》。

自然,锦章是位业余作家。有些方面或者还要向专业作家学习。但是,文中所显现的灵气和情感,则是作者自身的个性规定的。我们可以对技术而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,但不要削弱灵气,这是某个为一位活动家改写诗作的诗人的感慨,他曾使活动家的诗歌技法规范了,但把原作的灵气也磨损了。想到这里,我想,我的评论会不会也局限了作者的原意。老子说“道可道,非常

道,名可名,非常名”。行文至此,我才感悟到我真正要说的主题应当更为概括,这就是:本书发自素质,而止于自然。我期望作者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素质——“老三届”的共同特征,脚踏着生活的大地,自然地挥洒,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思想闪光。

锦章认识的名人很多,他刚学会开车时,为了说服我放心坐他的车,就曾历数多少名人坐过他开的车,大概是足证交情,才要我为序,故我勉而为之,但又乐而为之,是序。

1998年9月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

老三届篇

啊！老三届

——纪念恢复高考二十周年

文革开始，取消高考制度，使全国的大学陷于全面崩溃的边缘，尽管在 70 年根据毛泽东的“七·二一指示”，大学开始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，但招生名额毕竟有限，且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，当时入学的工农兵学员中虽然也有很多人才，但不少仍是“初中文化、小学水平、幼儿园脾气”的名不符实的大学生，这种状况，如何能把社会主义大学办下去呢？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最令全国人民关注和兴奋的事莫过于恢复升大学的全国统考。当全国正在拨乱反正，酝酿恢复高考的时候，二十多岁的我有幸在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参加了招生工作。回想那段历史，令人激动，令人久久难于忘怀。

当内部文件传达了中央准备在 1977 年恢复全国升大统考，并规定 66—68 年毕业的高中生即“老三届”毕业生也可以参加高考这一消息后，作为 66 届高中毕业生的我，马上想到的是要把它迅速传递给已经分散在各地的同学们，让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这特大喜讯，把甘甜

的雨露尽快地滋润在那些“老三届”们快干枯了的心。那时没有复印机,电话也不那么方便,我把内部文件精神一连抄写了几份,连跑带跳的奔向邮局,把这一消息邮寄给多灾多难的同学们。我的“老三届”同学们收到信后,仍是怀疑的成份占多,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广播了全国恢复高考的决定时,同学们才真正相信了这一“做梦也不敢想”的事实。

77、78年的高考,积聚了十几届的毕业生,其中,经过十七年教育路线严格训练过的“老三届”学生占了相当部份。这些人大都快三十岁了,大部份有了家室,有了妻儿子女,要圆上大学的梦,谈何容易。但是,正是由于有这些学生的参与,77、78年的高考更显得具有特色和振奋人心,其社会影响之大,可同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比美。

77年的高考,由于还未摆脱“左”的思想束缚,不少基层的负责人对此也有不理解和不信任的。有的说:这么老的人去考大学,考得上吗?即使考上了拖儿带女又有能力去读吗?有的说,国家只是让你们考考,过过瘾,考上了也不可能录取到……。有的领导则对考生报名层层设置障碍,如有个公社规定,报名考大学,可以,但要先挑100斤石头,作“农业学大寨”砌梯田用。有个公社则干脆宣布,考生报名要先做几天义务劳动……。这些现在看来多么可笑的事,却实实在在地在我们的土地上发生过。

尽管荒疏了十几年的学业，久经磨难的“老三届”考生在77年高考中一炮打响，成绩遥遥领先于文革期间毕业的所谓高中生，78年的高考，更显示了“老三届”学生的实力。评卷结果出来后，我深深为“老三届”兴奋、骄傲。

由于受“左”的干扰，当时考生的政审还被看得很严峻，“社会关系”、“海外关系”的所谓问题仍困扰着不少高分考生，有些考生不是败在考场上，而是败在政审、出身及社会关系上，一时之间令人沮丧。开始，录取场的情况更令人丧失了信心，由于入围生的档案是以1:10建立的，因此，很多低分的年轻考生得于入围。当时录取机制还不那么完善，考生档案的投送，遵循入了围就可取的原则，并不分段录取，因此，很多学校考虑到学生的管理问题，只取未婚的、低分的年轻考生，而“老三届”考生的档案尽管高分，也只能过过场而已，而有的档案则压根儿只进了档案室，没拿出来过，一句话，嫌“老三届”生老。因此，很多“老三届”的优秀人才面临被淘汰的厄运。作为一个地区的代表，也作为“老三届”的一员，我在录取场上“老泪纵横”，觉得自己如果沉默，是对“老三届”的背叛，是对工作的不负责任。因此，也不知受什么力量的驱使，在省录取场的会议上我慷慨陈词，要求省招办要作一个决定，每个学校一定要录取一定比例的“老三届”高分考生，决不能让“老三届”考生空喜一场。幸而我省“老三届”学生遇上了好心而又能掌握

政策的招生领导人,我的建议被采纳了,省把所有已造好的录取名单逐一审查,规定录取学校必须分门别类录一部份“老三届”高分考生,不然的话,不通过录取审批名单。这一措施挽救了“老三届”考生的命运,使中央的招生政策在我省原原本本地贯彻,很多“老三届”学子“死而复生”,含泪领到了录取通知书。

录取通知的发放也有一番插曲。当时有的公社、大队领导扣住“老三届”考生的录取通知书不放,原因是多方面的:有的与公社、大队领导某人不和;有的没有计划生育;有的欠社队的钱;有的借口考生是民办教师,走了没人上课……。我作为地区招生办的工作人员,深为这些“莫须有”的理由震怒,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,电话告诉那些“山高皇帝远”的领导人,不得以任何理由扣压录取通知,否则后果自负。事后,不少考生说起往日之事时,仍热泪盈眶。

77、78年的高考最具特色的是都安排了补录,且补录时间与正式录取时间差不多长,而且补录取的大部份是高分未录的“老三届”考生,学校容不下那么多学生,上级又制定了录取走读生的政策,并及时地促使一批中专学校、师范学校开设大专班,使很多差一点就被淘汰出局的“老三届”得于踏入大学的校门。

77、78年的高考是空前的,大部份“老三届”的学生都是以此为生命的转折,从农村、厂矿、码头、建设兵团、民师队伍、赤脚医生等岗位上跃进大学的,这些人成了